

一路烟雨，半生迷离

迷失 迷轮

midicun

慕寒秋媿 著

走近你，你也在走
你平淡如远去的云
给我想象给我飞的力量
给我风暴来临时聚敛的平静

你缄默，沉浸于大海苦涩的甜蜜
让我祈求，让种子永远处在等待中
一步一步磕过所有的阶梯
拒绝撤离吧
我爱之潮水，方流无阻挡——



团结出版社

迷失轮

midelun

一路烟雨，半生迷离

慕寒秋媵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迷迭轮：一路烟雨，半生迷离 / 慕寒秋媿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2018. 1

ISBN 978 - 7 - 5126 - 5884 - 4

I. ①迷… II. ①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1802 号

出 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 话：(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廊坊市博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70mm × 240mm 1/16

印 张：15.5

字 数：250 千字

版 次：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978 - 7 - 5126 - 5884 - 4

定 价：39.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目 录 / Contents

001	第一章 银与灰飘摇的旅途
007	第二章 有种遇见与记忆同行
024	第三章 绵绵无绝的爱经
038	第四章 旧影萦萦依梦里
053	第五章 深爱茫茫殊途知
076	第六章 天鹅之歌
098	第七章 爱情残酷
119	第八章 醉如月色溺如火
141	第九章 永在的童年与即逝的世界
184	第十章 爱我至死的人间与天堂
216	第十一章 千纸鹤在琴弦里纷飞
238	第十二章 命运之轮重生与相聚

第一章 银与灰飘遥的旅途

冒着热气的白昼沉淀了下来，纸絮在地面上卷来刮去，叶子偷偷在枝头飘落，落向人行道，在拐角旋转颤动。空气清冷，夹杂着零星的细雨，清凉、凄楚，打在脸上，让人徒增万般感想与愁伤。墙壁、地上黏着漉漉的潮湿，秋雨绵绵欲来，却又百感交集欲言又止，这仿佛就是秋天别样的心绪吧。一辆辆的车子，排着白白的尾气，在车行道上攒动游移着，如一只只笨拙的昆虫，爬过我的身边，无声无息，却又低沉咆哮。

我没有目的地在街上迈脚步，走了近三十分钟的路，不知道往哪里去，也不知道在哪里停下，有个着落。这个城市与我是陌生的，喧嚣与繁华对我而言，我只是这个城市的局外人，或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在城市里出了宾馆办公事，或是空闲时乱走乱逛，得四处向路人打听方向，不然一不小心就迷了路。好在周转奔波好几天后，事情总算办好了，按说应该备感轻松自在了，但却没有一点释放的欣然。人情的求索与身心的疲惫，掏空了自己的精髓，明天总算可以离开这里。而我要去的地方，似乎在哪里都是一样，都是地球上的村落，冰冷隔绝的居所。我不断路过，又不断丢弃，只是落客旅店的行者而已。而似乎此时，迈着略为沉重的步子，不知道要走向哪里时，倒有了一份难得的安详与异样的宁静。

人行道上的人不是很多，前面不远处就是天桥了，上上下下的人影在桥上晃动，就像移来移去的木头，感觉不到丝毫的生气。一道亮光闪过我的眼睛，一辆银色的的士驶了过来，像银色的雨燕一样，高贵而又典雅，孤傲而又秀美的气质，辐射着摄人心魄的魅力。银色的的士飞快驶过身边的一瞬，我不经意挥了挥手，的士刷就停了下来，车门陡地打开，晃出一双纯净而迷人的眼睛，分明剪水生波、映美出尘。开的士的是一个年轻的女生。我上了车子，但心里忐忑不知所措，确实想不出应该在哪个要去的

地方停下，望着前方，心里犯了些嘀咕。车内的 CD 盘播放出非常醉人的音乐，梦幻而又弥漫着迷惘的情调，有点熟悉却又想不起来。我正在琢磨着这首乐曲，和着它的旋律想着它的名字，随着缥缈的音符，冉冉牵绊缠绕。

“同志，你要在哪里停呢？”她转过脸问道。秀发垂拂的脸蛋很美，但美丽得那样清纯质朴，没有一丝的粉饰。

“前面……”我用手指了指前方，其实我也不知道指向哪里，我想避开接下来的尴尬，“你这播放的是什么乐曲，有些熟悉……”

“The blue of the love。”她说的是英语，让我有一些惊讶，一个开的士的司机，竟然把外语说得很娴熟，这个很让我意外。

“你还会说英语啊，我的英语只记得 I love you 了。”

我哈哈笑了起来，感觉自己好像很多年没有笑出声，头一次笑得这样的不利落。

“呵呵，以前要找一些学习资料，就学了一些，你说话真有意思……”

她也笑了起来，车里回荡着她娇莺般甜美的声音，悦耳而醉人，宛如流淌在山谷里清澈的泠泠的溪水声，让人心驰而又遐想。

楼房、大厦、店铺从车窗外晃晃而过，坐在车里的感觉很好，跟这个世界隔开了，诸多盘剥的指令与勒索的赘累被奔跑的的士越扔越远。

集结的阴云也落寞地散去，悠然与旷达处于一片恬静之中。随即她的一声问话，让潜在的弦再一次绷紧。

“同志，您要去的是哪个地点？”

“在前面，在前面……”我听着她的声音，郑重地睁了睁眼睛。

我用手再次指了指，示意到时我会告诉她，藏在手心里的慌张被不断地拉紧了起来，一直在思忖着我该在哪里下。可我心里完全没有底，该在哪里停下，或是去向哪里。就这样走尽了一环环的路，绕过了一道道的门。敏捷的的士，雨燕一般活闪、灵巧，在街面的微风中徐徐滑行，张着双翼，翻转旋舞着，低唱着无声的歌与沉静的喜悦。她的眼睛妩媚而动人，平静中又泛着清澈的涟漪，若有所思，心灵深处又似乎盘旋着生活的平淡乏味。路边的景物被行进不停地推开，她握着方向盘向前方的路途冲去，捎上她心头的一个眷念。仿佛她与车子是一体的，飘悠着飘摇着去漫游，在这无边际的漂游里，我闭上眼睛又不安地睁开。

一首接一首的乐曲不知不觉地播完了，徒留下阵阵的彷徨与凄清，而我仍然沉浸在悱恻的旋律之中，像我们在迷失之中挣扎，在一团蒙霾之中哀恐，所有希冀不停地飘浮又不断地破灭。

“我的上苍……”我在心里叹息了一声，轻吁了一口气。

“同志，你究竟在哪里下……”

她显得有些着急，再一次问道。我支支吾吾了半天，不知道怎样回答，竟然还想继续遮掩下去。

但是她漾起秋水的眼神，让我无法再掩藏下去。

“其实我坐你的车子，我也不知道去哪里，在哪个地点停下，不好意思啊，我一定会付足你的车费……”

她略有惊诧地愣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望着前方，凝神而无语，仿佛我听到她低低告诉我：“这样也很好，我陪着你一起逛逛吧……”

我们静静地坐在车里，没有言语。她的眼神在漂游，一个镜头转过一个镜头，一个画面又一个画面掠过：胡同，门旁，苍老的面孔，斑驳的颜料，贴满了墙的发黄的奖状，一条条平坦的马路，奔来驰往的各种车辆……

今天还没有到黄昏，那份安宁与静美却是那般让她期待，一团金黄灿烂的诱惑，突地涌上了她的心头。她跑了起来，跑出城外，越过公路，越过田间，在水草丛生的河边停了下来。白蒙蒙的水面上，轻烟冉绕，青纱一般飘散，提着她二十年来一大堆的担负与累赘，在如水仙翩翩的翻飞中，一切裹在水里渐然消解了。她听到心如钻石般轻轻地落在杯里，明澈，晶莹而又豁亮，不由得张开嘴巴，匀匀而动地呼吸了起来。不觉间心胸敞开，宽广壮阔了起来。她轻飘飘的，如水里缭绕浮动的蔓草，像空中螫螫飘散的飞絮，带着她的思绪，轻盈放达，而又穿越绵远，她深入心灵地陶醉了，空幻而灵转地飘飞欲仙。等她坐在了石块嶙峋的河滩上，打开了画夹，拿着铅笔的手指，技巧娴熟地在白纸上移动，勾勒、描绘着，澄烁的明眸专注而忘却了周边的存在。

嚶嚶乱起的父亲的唠叨声，一道道移转的高墙挡在面前，的士的车鸣在她的耳朵里格外刺耳，在她的脑中飞驰。不停挥动的手指着墙上一张张泛黄的奖状，一遍又一遍读着让她听，尊重、使命、继承哇哇地演说，以至于最后说得痛哭流涕。车子、一辆又一辆的的士，在立交桥上，在车行

道上，在胡同巷子里，流动穿行，如一条条嘶鸣的鱼，在她的耳边游窜。她不断感到下沉，下沉，被喧嚣的波涛与深海的鱼群淹没，她努力地清醒着，她的手指在移动，坐在那里拿着画笔。水面、雾气、云朵，与飘着的飞絮，在她的指间洒洒流出，动得栩栩而鲜活，静得款款而如生，她在集合着动与静相得益彰的美，也在呈现整个画面反映的层次与韵味。天渐渐黑了，直到最后的一片金黄沉浸在了水里，她站起身，奔跑了起来，夹着画板穿过泥田地上的小路，踏上宽广的柏油路，抄近朝着自家所在的方向跑去，跨过一条条马路，跑进了小区的巷子里，直到喘着粗气跑进了自家的大门。草草吃完饭，在自己的房间里，翻开画夹，看着细笔的线条与行云流水的勾勒。她完全沉浸在坐在河边的情景里，那样深深地沉溺，让此时的她依然入迷而又不能释怀，以至于感觉到自己真真切切的生命，鲜活得活灵活现的，在自由飘扬地感知着。真实的自由，自由在从未感受过的真实中飞扬，此时又让人获得了自己放飞灵魂的权利与尊严，她深深地呼吸着，躁动，颤栗，震聩，沉落……让她遗忘了一切。

电话铃声响起了，这次响得异常骤急，母亲接着电话，还没有说话，已号啕大哭了起来，嚷嚷着呼喊出声来。画夹与笔嘭地掉在了地上，她匆匆打开门，扶着母亲一起向外急匆匆走去，年迈的爷爷拄着拐棍，咳嗽不止说不出话来。半百之年的父亲躺在铺着白单的推车上，他的腿摔断了，与一辆车子碰撞后，为了避开一旁的路人，他急挪车子撞在了石柱上……

那一夜，她彻夜没有合眼，守护在父亲的身边，直到做过手术的父亲睁开了眼睛，双眼煞白，他的脸色也黯淡而苍白，尤其双鬓的斑白更让她感到镂骨的难过。“瑛溪，我没有撞到别人吧？”这是他说出的第一句话。瑛溪含泪摇摇头，他会意地点了点头，瞠目望着她的女儿，望去了深深的希望与寄托，瑛溪知道这样相视的意思与含藏的暗示。

人行道上，天昏黄了，人影也已稀少，她无声无息，漫无目的地走着，低着头，显得疲惫而且沉重，一切似乎都离她那么远了。黄昏的火苗在天边湮灭，叶子在风中无声地飘舞，一切都那样地静了下来。以至于整个世界，只有她乏味地数着自己的脚步，像聆听着自己倾诉的言词，折来复去，数来数去却总是难以说清。轻而缓慢的步履，没有一丝声响，她晃动着身体，垂着长长的头发，埋头向前走，一直去向渐渐暗霾的里头，走了进去……

她的眼睛浮着潮湿，在我的脸边漫游、漂游，忽隐忽现，像夏夜的萤火，隐约，飘浮，遁没；亦如冬日的绒雪，稀稀疏疏，若有若无之中，四散在广邈的天际。失神的目光慢慢慢慢空茫，空茫，如飘浮的游思荡漾在远方，徒留下恍惚，恍惚，在心底化作一隅雾气。游丝的声音悄无声息地作叹，在幻影里游弋，回旋，在头顶，在耳边，在惊炫失明的眼前，依然感觉出水的淅沥，湿漉漉的，在我的身边漫游，盘桓，细语呢喃……我感受到了那种目光，那懿魅的明眸，如一层层碎裂的冰，在我的舌尖刺入，溶化，化为甜蜜的一团微澜。仿佛沉静了下来，似有似无，如空气低诉，在浮游，轻扬……逸漾，萦环，在远方或是近前，颀颀地催迷了我敢撞视的念想。

她没有看我。她的思绪像雾烟，如一团亮光，又如一地的荒草，嚣扰与寂静像车子在她的生命之中穿梭驰行。她漂游的心灵，忽明忽暗，如夜行的列车，与森林里的电闪，让人琢磨。从蓝光闪烁的水底向上浮游，慢慢地探出水面，在惊喜与失落之中，望去一片遐思与希冀……“瑛溪，你可以去说服你的父亲，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我掏出了烟盒，把掏出的卷烟又塞了进去，感觉此时抽烟没有了那份心情，没有了悠游自得，反而 would 给她带来郁闷，当然我也在意身边的这个娴雅的女生，怕让她吸了烟味而感不适。

“我的爷爷新中国成立前是个拉人力车的，拉了几年，新中国成立后，过了几年，爸爸由于光荣的出身，当上了公共汽车的司机。在爷爷的鼓励下，爸爸比别人更加勤快卖力，车子的清洗与保养都是他自己抢着去做，超乎常人勤恳辛苦地工作，让父亲受到单位很多次的表扬，获得的奖状与锦旗，悬贴得家里哪里都是，爸爸由此也成了爷爷与这个家庭的骄傲。他们把这种获得国家奖励的荣誉，变成了自己的使命，代代相传下去才是他们最大的责任，于是我成了他们这种价值的传承者，呵呵……”

“我知道你是不愿意的，他们只把你当做是他们的孩子，却不知道你是你自己的存在。人在世界之中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无可逃脱的责任与义务，在没有做人的尊严之中，我们只有无尽的失落、迷惘与无奈……”

“我也一直在躲避，总是坐下来，竭力与爷爷他们说理。但是父亲出了事情之后，看着父亲那绝望而充满哀求的眼神，爷爷与母亲那颤抖与无

助的身影时，我无法再抗拒下去了，心底的念想便弃置在了一边。就这样，三年专科也没等到毕业，我顶替了被家人视作接班人的职务。”

“看你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人大多都是这样，被套上犁鞍，束手束脚地被驱使，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做去说去想。其实我也是这样的，而我们只能说说，在心里愤怒在口中宣泄，除此也不能怎样……”

我说着劝解的话，安慰她，也像是在安慰自己。

瑛溪握着方向盘，望着前方，“每一天悠来悠去，没有前方，也没有目标，就像现在乘载着你一样，也不知该在哪里停下，去哪里？而我更不知道该怎样向前，或是在哪停泊，我这么开着，为了什么？有什么意义，难道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吗？很多声音似乎都在说都在唠叨：孩子，想想责任吧，想想使命吧，这么相信理想吗？理想会要了你的命，是迷幻药是疯子水，让你人不人鬼不鬼，摸爬滚打，中国几千年成了几个孔老二，只克隆了满大街万头攒动的孔乙己。所以，孩子啊，想想现实吧，打打鱼晒晒网，守本该属于你的天脉相承，捞本该属于你的顺手牵羊。很多人你看啊，光华璀璨，不可一世，除了金玉粉饰的包装，胸腹里尽是不值一文的油垢肠肥。这就是约定俗成吧，命运吧，我们没有那种命，就好好地面对现实。你的车子要吃油你要吃饭，这些都要钱，好好地攒钱吧，好好地完成接力棒的交接吧，掂量掂量自己就是重估一切的价值与名誉，好高骛远的理想终究是梦，终究是要命的……很多教导规劝的话，慢慢磨蚀掉了我的意念，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或是什么是该，什么是不该。沐晨，我的心态对吗？”

她喊起我的名字，真切地问道，我木然地不知该如何回答，心里也不知道在为什么摇头与叹息。

第二章 有种遇见与记忆同行

几抹蔫黄的天色，已然临近黄昏，车子转过几个拐角，快开到城外了。不知道眼前是个什么地方，当然在女人面前，再懦弱的男人也都会佯装坚强。我故作镇定，装作对什么都无所顾虑的样子。长时间坐在她的车子里，一直没有告诉她在哪里下车，这种心情一直是非常焦急与难堪的。她换了一张唱片，车子缓缓而行，舒缓的音乐萦绕而起，轻灵而又悠远，淡淡的忧伤，似乎是此时的离别，又似晦暗的天色，不知所似地弥漫在周遭与身边。

“就在这里停下吧。”我轻声告诉她。车子缓缓地停下，我看了下计费器，掏出钱放在她的手里。

“三十块就行了，只收你一半。”瑛溪退还三十元放在我的手上。

她这样做让我感到有些诧异，与她推来争去，她还是执意地把钱退给了我。

“今天，我也是个旅客，像你一样一路游逛，感受着放松、游思与别样的心绪。原来我感到是心态决定着一切的，原来飞翔与漂游，不一定要长着翅膀；原来梦与境界，不一定要闭上眼睛。可以真真切切地看到，在我们的眼前，看着我们的心灵一起飞起来，飞向好高好远的天空，那么悠然惬意而忘却了一切。今天，我不再是一直以来的自己，而是另一个飘悠放飞的魂与梦，这种感觉我从未品尝过，今天对于我来说非常难忘，我还要感谢你呢。”

她轻轻絮絮地说着，我听着，与她在心底一起感受着，仿佛彼此的心灵真的飞了起来，在眼前徜徉，游移，曼舞，大声欢笑，或是放声哀泣。有时光芒四射，忽而黯淡无光；有时壮硕清晰，翕忽隐没无形；沉默地抿嘴瞋痴，或是嘶喊地咆哮歌唱，在心底盘旋，流连忘返，又歛地飞向很高很远的苍穹，依依漠然，散于一片氤氲，又似乎溶于蓝天大地，睁着空洞

而无处不在的双瞳，在白昼在梦乡，凝望，癫妄，望穿灵与肉的阻隔，甜蜜而战栗地合成一体，直到梦遗失了梦的气息……

望着她琉璃生辉般动人的眼睛，那一瞬间，似乎有许多话语，如春山啼鸟一样蓬勃了起来，喧响于我的咽喉底下，随落红绿水透透迤迤地欲去还留。那盈盈的秋波中，漾着剔透而炫美的光彩，如夏夜的一阵雷雨，过后便是晴朗的璀璨的夜空，澄丽、梦幻而又神离。她长长的乌黑的睫毛，慢慢垂下，在窈窕转身的那时，那欲流淌的心事，随着战栗的涟漪荡过，转而泯灭于静默的空旷中。

这双眼睛浮现在穿行的隧道里，零星落在不知名的角落，飘坠入幽暗的草丛里，或是流星一般滑过蓝天，难以磨灭，在心头迂回，在头顶飞掠。让我想起了什么，明亮，映美，泛着绮丽生辉的光芒，回光顾盼似的，从未直视与我有过片刻四目的交汇，却又如忽闪的微光，在我的身边上下下，流连起落。不经意间闪动，飞舞在我的梦里，翩跹隐没，浮沉隐现。那种眼神仿佛在遥远的不可及的地方，在幽暗的雾霾里回过了一丝丝善睐的笑意，但是一直忽远忽近，欲近还怯，保持着一种距离，不会靠近，又若即若离，丝连不舍。

而这双眼光掠过之后，另一双眼睛浮现了出来，尽管这双眼神想来只是无味或是伤痛，但是人依然会黯然或是沮丧地浅浅地回首往事，并不是为了非常难忘的情愫，也不是匿着不能释怀的仇恨。而那些曾经倾尽所有的付出，不顾一切地投入，真挚的感情被贬汰成了一文不值，真情与良心被随意出卖与践踏，只徒留下不由自主的茫然，与无奈的叹息。这隐隐作痛的记忆，尤其一些时候回想起那些言语，那双眼睛，仿佛慢慢揭开所有的虚情假意，仿佛看到了绝望之后的希望，慢慢地宁静，坦然，以至于充分地给予了遗忘。亮堂的阳光洒进了窗户，桌上一只只洁白的，刚刚折叠好的纸鹤，伸着小小的脑袋，形状大小，姿态各异，伸展着翅膀。她酥润的葱指拿着盒子里的铅笔或是彩笔，一个个纸鹤的头上描出了奕奕传神的眼睛，好像马上一只只洁白的纸鹤，忽地可以振翅飞起来。一只只在澄黄的阳光之中，在祈望的目光之中，翩翩飞舞在我们的头顶，萦绕在我们的身边，刹那化作一片流星，如亮晶晶的雾烟，泯散于苍穹玉宇。

在那个陌生的城市，透过这扇窗户，我看到了坐在一堆千纸鹤旁边的婉芸，慢慢我与她说起了话，就这样彼此熟悉了起来。自从与婉芸相识，

不知不觉已过去了快两个月了。在这个城市很少出门，初来这个城市一直很少出门，几乎没有什么社交与娱乐圈子，也没有什么兴致去四处游逛。隔壁的幼儿园，成了一个便利的去处，无聊的时候就在幼儿园或在其他住宿的地方转几圈。要么一个人在附近散散步，听听自己的脚步声，数着一枚又一枚在心里飘落的花瓣。如同头顶的合欢树的叶子，翩翩飘落在了身上，偶尔沾在了我的发间，像一片片启齿张翕的嘴唇，在耳鬓浓浓窃语，那双手紧紧贴着温暖的胸口，如从远方归来，抱着旋舞。在大街或是路口敞开手臂，蹦跳着亲昵着，仿佛人世的喜悦在此刻汇聚，很多很多人的重逢与倾诉在此时，凝结成孕育人山人海的胎盘。不久降生出奔流大海的人流，喧哗着骚动着推向未知的海岸，或是漫天覆地化作凝噎的泡沫，不吐声息，不言悲欢。一片片颤动的唇齿，在每个瞬间黯然转身，捂嘴失声，幽幽而泣。沮丧的自责与叹息，枯槁衰老的面孔，丢失了玩具的孩童，失落占据了苍白的天空，与随风喑哑的角落。彷徨地伫立，或是托腮失神地凝思，静静时光落下了，甚至连呼吸也落在了地面，直到平静忧伤静静地凝固，成一粒琐碎的石子，在杳无里无声化作无从去向的尘埃。我一边走，说着心里的话语，没有怎样是为你说给自己去听，但也不是说给谁，说来念去，一字一语都没有记得说了什么。不知道自己走了多长多长的路，从摇摇学步，到自如奔跑，自己从小到大一直都是在走着。

而今走到了这个城市，这个与我非常陌生的地方，走到了这里，不知道还要走向何地，在哪里停下，就不再走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除非很多很多年后，与这个喧嚣的尘世做了最终的告别。走来走去的人生，想来人死之后，是不走，还是停留，还是返还向回走呢？这只是个进退的问题，都还是要再走，一直没有停留地走下去吧……我想死亡，人的肉体不再走了，而灵魂还是在前进与来去着的。当然走向哪里，鬼都不知道，或许受着无可奈何的驱使，又或是听凭上天默默不语的安排，就这样没有目的地走下去。时间驱使着每一个人，一直走到不能再走，再也不能走向回不去的从前。而路一直是新的，而人却不断地衰老，带着记忆，尤其带着那些爱与过往，在陌生而又新鲜的地方逡巡向前。不知道哪些东西会来，而哪些东西又会离去，埋在心底攀缠的情愫，一直这样沉默无语，一声不吭。没有表示地蕴藏下去，还是在某个彼此灵犀相通的无人时，腻腻倾诉，紧紧相拥，卿卿呢呢……又或是，遇到一次意外的相遇，淡淡的朋友

之意，在不能作罢的缠绕之中，攀上了围墙而生枝抽芽，披下了浓荫的绿叶，在阳光中蓬蓬勃勃。或是突然有一天在阴冷的风声里，一夜枯黄萎蔫，落了一地，落了一行行枯萎的泪水，与一句句哽咽的幽泣。爬藤相拥的枝头再也没有了，充满希望与幸福的万头攒动的绿意。所有献给苍天大地见证的誓言，成了满地凋零的逝去……

走着走着走了回来，周末的懒散时光，可以好好睡个好觉，静静地喝着清涩的茶，还有喝着买回来的酸甜可口的鲜橙饮料。小时候只知道饮料非常新奇诱人，却不知道具体是个什么东西，就像现在物质繁荣想不起嚼掉了牙的糖粑粑是什么味道了。望着大人杯里黄浓得发黑的茶，其实那时不知道那叫酃茶，喝一口真苦。就像现在的人与人动辄铜臭的交道，与衡量一切的背景与资本，现在喝的人倒是很少了，但是能吃苦知甜知道珍惜的人，却是五谷不分地少之又少了。很多不懂的事情，在回味之中似乎渐渐知晓了一些，宁静或是一个人，可以感受生活，思考现实的鸡毛蒜皮细微小事，这对管理运筹也是一些练习，当然更是无所谓无地消磨时光。

吃过午饭，准备好好睡上一觉，晚上熬夜整理一些资料，徜徉在半魅半醒之间，听到婉芸在隔壁喊我的声音，将我从蒙蒙糊糊里惊醒。我爬起床推开门，婉芸向窗里张望着。

“朋友来看我了，来，打牌，牌你会打吧？”看到我走出来，她转脸向我招呼着。

“牌我怎么不会打，小看我啊。”

“看你整个文质彬彬，优雅斯文的样子，也看不出你喜欢什么，联想不出来你会娱乐的噢。”她眨着笑吟吟的目光，望着我。

“小看我啊，是贴白纸，还是爬大桌？”

“随你，你等着吧……”

她笑了起来，张开着细致、鲜如胭脂的嘴唇，一颗颗洁如珠贝的皓齿闪着剔透的光。她第一次笑得如此欢心，却又是那样浑然天成的秀色可餐。

在婉芸的房间里，我拿着茶杯、热水瓶放在小圆桌子上，用热水冲洗杯子的时候，婉芸向我介绍她的朋友欣蕊。站在眼前的女生，是一个婀娜高挑，秀眉皓齿，颦笑中招摇着一种勾人的美艳。她的眼睛几乎与婉芸一样地美丽如画，只是闪现着不一样的机警与深含，感觉她的心与她的人一

样跳来跃去，让人难以捉摸。我向她点了点头，她向我说着客气的话，走到桌前，打开盛着茶叶的铁罐，那双白中酥红的柔荑，从罐里取出苍翠的绿茶，放在洗好的玻璃杯里。手指缓缓放开，茶叶落进了杯子里，像从玉带的溪涧纷纷滑落，在晶莹光闪的玻璃杯底，砌成了一叠绿里透翠的玉石。我看着闪光的玻璃杯，我出神地看着落定的杯底，便不是堆叠的叶瓣让我着迷，依然整个过程像组美妙的镜头在脑海里不停地播放，素白的手，青绿色的嫩叶，流淌的溪水，在我的心头，头一次感到生命如此美好，身边冬天的寒索一下子被驱赶到了墙壁里。充满活力的气息，在眼前开始窜动弥漫，正是这股朝气，让我心悅不已，我想不出有什么喜爱的感觉。心里闪过爱的字眼，只有那跃跃展翅的千纸鹤，洁白的，充满灵气的鲜活的千纸鹤，在婉芸修长的手指上，折来叠去，一只只折折欲出。活生生的，仿佛看着祈愿，爱、灵与肉，在白皙如葱兰一样的手指上，跳跃，起舞，嘶鸣……那双洁白的嫩滑的手指，在我的心里灵动婉转，巧妙起落，如抚着琴弦，抵着心儿一般，流露着最亲密的思绪与不能言说的话。飘忽恍然间，就听到了曼妙的声音，与心灵的悄悄对白，当然稍纵即逝，只隐约里有过灵魂的一丝碰撞，震耳发聩，又细致入微地润入朦胧的心醉里。

倒满热水的茶杯里冒着袅袅的热气，屋子里弥漫着淡雅的清香，稍稍用心轻嗅，却有一股股从玉骨仙肌里拂出的女人香。于眼前两位如玉似花的人儿，轻盈地走动，静静地伫立，音容的一颦一笑，轻叹微吁之中，宛宛柔柔地迷漫开来。手盈满香气的杯子于嘴上慢饮，口舌中沁入的茶香，还是销魂的肌肤气息，陶陶然之中，陷入灵魂的千回百转里。只是心里分外清楚，远在眼前，近在心头，回环地萦绕，让人顿感一种飘飘欲仙的洒脱，已然神魂颠倒忘了身在何处。

“你不抽烟呀？”欣蕤喝着捧在手里的茶，对我说。

“是的。念书的时候，跟着同学抽，他们给我，觉得无聊就抽一下。现在却不知道香烟味儿了，除了忙碌，就是想着安静，哪怕寂寞也好。”

我有些拘谨，低头用手旋转着热气萦萦的茶杯。

“你很像一个人……”她似是认真又像是开玩笑地说。婉芸注目望着她等待她说下去。

“许文强。呵呵。”我脱口而出，不假思索的神情，非常出乎欣蕤的

意料。

“耶，你这也晓得啊。”欣蕤惊讶地说。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说得不好意思啊。”

“一定是哪个女生说的吧？”她笑着望着婉芸，在看着她的反应。

“欣蕤啊，干嘛这么盯着我，我可是未看出什么，真还是头一次听你说，还说别人呢。难怪你问他抽不抽烟，意思是他要是抽烟就更像了，是吧？”

“我只是说的实话嘛，怎么就那个了？”欣蕤嘟起嘴巴，低下了目光。

“哎，那你就告诉她是誰最先说的吧，不说她了，好吧。”婉芸对我说。

“这说起来呢，我一直觉得把《上海滩》看了起码三四遍的人，才会有情有义、值得交往的人。念高中时，一般有哪个电视台转播，我便费尽心思想去看。高三上学期十月份的样子，有个同学告诉我有地方台每天下午转播《上海滩》，可我们犯难了，去哪里看呢？而且还要上课，学校大门都锁上了，翻墙出去来回不易，最后我们在寝室里琢磨了大半夜，只要不让班主任知道就万事大吉了。最后一个同学说了一句古龙的名言，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才大大鼓舞了大家，做出了惊人的决定。我们上完了第一节课，在课间休息时，一个个在教室外晃来晃去，然后一个个趁老师还未来，便分头在篮球场的厕所里集中。上课铃响后，教室外空无一人，沿着楼房的墙壁矮身溜一小跑，到了会议室的楼下。我个子高，蹲下身让他们一个个踩着我的肩膀，我顶起身体，让他们抓住二楼的栏杆，向上攀过，就这样把他们一个个送到了楼上。最后上面的两个同学，把准备好的绳子扔给我，两个人憋足劲，把我拉了上去。这样我们进了偌大的会议室，打开在讲台右下方靠近墙角的电视机，心惊胆战又可乐刺激地看了起来。”

“哈哈，你们这几个同学要是在一起做地下工作，一定能干番大事业。”欣蕤笑着打断了我的话。

“不会看着看着就出了事吧。”婉芸屏住呼吸，低声地说。

“是呀，我们就这样看了一个星期，以为就这样相安无事了。最后一次我们看完，学校已经放学了，两个同学先抓住系在栏杆上的绳子，滑着身子落在了地上。我解了绳子放在口袋里，双手抓住栏杆上的不锈钢管，

在半空悬下身体，准备跳下时，墙下的两个同学紧张地轻嘘着，一下子跑得不见了踪影。我跳落在地时，被人揪住了手臂，我心里顿然知道不妙了，教导主任在身边冷脸厉色地望着我，我一瞬间懵住了，什么话也说不出。就这样我被他交给了班主任，在办公室里，噤如寒蝉地接受他大声地呵斥与责骂，但至终也没有交代一起去看电视的那两个同学。虽然受到了一些处罚，但却一瞬间在学校声名远播，不仅在男生中受到了心悦诚服的尊敬，也赢得了女生视若英雄般的仰慕。因此我的长相被学生们关注与津津乐道了起来，‘这分明是从会议室里爬下来的许文强嘛，那小子真像！’这样我的外在与内在的气概，被他们聚集在了一个人身上，由此而魅力无比地被放大了。当然我没有多少欣喜，更多的是忐忑不安了起来。”

“哇，那一定有很多女生明里暗里疯狂地追你了吧？”欣蕤好奇地瞪大了眼睛。

“也倒没有那样，有是有，那时还是害怕，加上马上就要高考了，时间也不容许我潇洒几回了。我是老师们眼里预定下的一个榜上名额，班主任更加盯住了我的一举一动，那段日子更多的是提心吊胆与惴惴不安。收到的好几封书信，觉着无处可放，也不想无情毁灭。在一场雨之前，在花台的泥土里掏了很深的一个洞，然后把折叠成一团的书信塞了进去，再用土严严地盖上。瓢泼大雨下了之后，花台的泥土上也汪满了雨水，我想那些纸张也已湿烂了，那些字迹也浑糊不见了。然而我想还是会和那些纯真的情衷在花下做仙做鬼，尽享来世花开的期盼与妖娆吧。”我感慨地说。

“这样就结束了，这些年，来这里，你有没有找到冯程程啊？”欣蕤忽闪着眼睛，望着婉芸对我说。

婉芸白了她一眼，啜着茶水，轻声地说：“许文强的死真是可惜，不然与程程在一起该有多好！最后他临死时说的那句话，也让所有的观众梦都碎了。”

“他的死是必然的，剧情要求他死，他死了才能演绎出戏剧的高潮与结局，当然这样的悲剧更能突出内容与主题，也更震撼，更能打动观众的心。”欣蕤一边思考一边说着。

“欣蕤说的是，但是大家看这部剧，从始至终都梦想着他们能在一起，做永不分离的恋人。”婉芸说。

“那就不是浪奔浪流的上海滩了，离合无常的命运与情爱，就像他们